

生态美学研究

走向非线性中和

——生态美形式的生长

袁鼎生

(广西民族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 结构是形式的主体, 是其他形式因素的载体。形式的审美性主要取决于结构力之间的关系。生态系统的目的性、共同性、统一性、稳定性生成结构聚力; 生态系统的丰富性、个性、差异性、变化性生成结构张力。张力依生聚力, 形成古代线性有序的生态形式美; 张力解构聚力, 生发近代失序的祛形式; 张力与聚力的整生, 形成现代非线性中和的生态形式美。这就历史地形成了生态美形式的逻辑生长。

关键词: 生态美形式; 生态有序; 生态失序; 非线性中和

中图分类号: B83-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1)02-0019-08

收稿日期: 2010-09-05

作者简介: 袁鼎生, 男, 广西全州人, 广西民族大学副校长、文学院教授,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生态美的形式主要抽象于生态系统的矛盾结构, 主要取决于这一结构张力与聚力对生的关系。聚力由生态系统的目的性、共同性、统一性、稳定性生成, 张力由生态系统的丰富性、个性、差异性、变化性生成。聚力是生态平衡性规律与目的表征, 张力是生态多样性规律与目的的概括, 两者可共同构成生态系统中发展的整体规律与目的。它们关系的历史性变化, 内在地影响、制约、决定了生态美形式的生长。

一、结构聚力依生结构张力的线性中和形式

结构是形式的主体和其他形式因素的载体。曾永成提出的生态秩序美范畴^[1]有理论张力, 可超越具体的审美类型向一般的生态美原理升华。生态秩序关系到生态美形式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生态线性有序, 形成古代结构张力依生结构聚力的形式美; 生态非序, 形成近代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竞生的审美形式; 生态非线性有序, 生成当代结构聚力与结构

张力整生的中和形式美。

生态线性有序, 构成外在的单向统一的和谐, 即结构张力依生于统一于结构聚力的生态和谐形式。结构张力对结构聚力的依生, 标划了依同、依存、依从三个生态位, 显示了结构张力的潜生暗长, 显示了静态和谐中的动态向性, 线性中和里的非线性趋势。

(一) 结构张力依同结构聚力的形式美

传统的对称、整齐划一等美的形式, 一旦获得生态系统结构形态与结构关系的意义, 就成了生态格局与关系、生态规律和目的的反映, 就成了生态美的结构形态, 就显现与转换为生态形式美的范畴: 共生与齐生。

共生, 指事物呈对称性生长的态势。像银杏的叶片相对而出, 人的双手双脚相对而长, 均呈耦合共生的形式美。齐生, 指对象的各部分呈整齐划一的生态形状与生长样式。如田中的禾苗株距、行距相等, 显示齐生的格局与关系。共生或齐生者, 整体各部分在形态、性态、质地、数量、尺度诸方面有着突出的同一性, 相互之间非常亲和与协调, 凝聚力大, 统

一素丰富,整体协同的程度高;然“千人一面”,缺乏鲜明独特的个性以及丰富多样的审美特征;结构张力不见了,结构聚力走向了整体化。这就造成了聚力对张力的压抑、吞并与同化,导致两者对生关系的不协调、不自由,不合生态形式美的深层规范。中国古典美学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2]《郑语》,要求各种因素造成“和”,避免“整齐划一”的因素形成“同”。共生与齐生显然不符合这一审美规则所反映的生态系统“和而不同”的深层生态关系,仅仅停留在对简单的生态系统外部结构形态的抽象上,以及直观的生态秩序的反映上,对应的生态规律和审美规律比较浅在。

生态结构的张力与聚力作为构成生态美形式深层和谐的两大要素,在审美价值的生成上也是各有千秋的。聚力,凭借各部分的关联与集合、稳定与平衡、协同与统一,形成某种十分集中与突出的审美特征,给人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印象;张力,凭借各部分的个性、丰富性、变化性的充分展开,形成了格调迥异、大流量和多流量的审美信息。低层次生态形式美因结构张力的缺乏,所包蕴的审美信息也就难以饱满、奇特、多样了,其居下品,也就势在必行。

生态系统结构关系的协调,作为生态和谐的本质,既从各部分的凝聚与统一等外在层次体现出来,更从张力与聚力的平衡和关系自由等内在层次显示出来。共生与齐生仅在浅层次上获得生态和谐的本质,仅在结构张力依同结构聚力的框架里形成整体的统一,未能形成深层的不和而和的生态和谐和整体动态平衡的生态和谐。它构成的仅是走向复杂性生态中和的起点。

(二) 结构张力依存结构聚力的形式美

均衡、渐变、节奏等传统形式美类型,进入生态视域,也可重组和升华为生态美的形式:匀生。匀生反映了生态形成生态存在与生态生长的合比例性,表现了生态位置的经营、生态尺度的确立和生态格局的推移等等的匀称性。它虽也偏于结构聚力,但张力在依存聚力中渐生,能形成弹性初长的生态美结构,显示了其形式审美品位的发展。

匀生,指生态系统的各部分在形体、色彩、质地诸方面的比例大致相等,并均衡而协同地生长,显示出整体结构存在与发展较为直观的匹配性与有序性。匀生凭借组成部分的相似性和生长变化的相近性,既生成共性值和共性质,产生亲和力与凝聚力,达到整体统一,还同时产生些许差异、个性、变化,在

一定意义上避免共生与齐生所带来的诸如僵硬、呆板、沉寂等审美负价值。然匀生所追求的个性、变化、生机、丰富都是有限的。它的个性值远不及共性值高,它的变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高度同一所带来的呆板,它的丰富也仅仅是与共生、齐生所显示的单调相比,以后者为参照系,才或多或少地展露出来。总而言之,匀生的共性值、稳定值、统一值过高,个性值、变化值、丰富值偏低,二者不成比例,从而导致整体结构的张力与聚力不够平衡,不够协同,影响了深层生态和谐质和整体和谐质的生长。或者说,它的张力与聚力在对生中趋向平衡统一,然未达平衡统一。它那仅次于低层次生态形式美的强大聚力,造就了外部关系的匹配与有序,形成了充分的外部和谐;发展中的张力,显得微弱,两者处于非匹配发展的境地,未形成对等的生态位,内部生态和谐特别是整体生态中和的自然度与自由度,难与高层次生态形式美相提并论。

事物等时等量增长,是构成匀生形式的重要途径。匀生把节奏、渐变等形式美规律包含其中,并使其和相应的生态格局与关系、生态规律与目的同构统一,生成生态形式美。生态视域中的节奏和渐变,是生态发展有序性的表征,可以有机地融入事物等时等量的发展所形成的匀生形式。这种匀生的增长一面,显示了个性、差异性、变化性、丰富性,形成了张力;它增长的等时等量的一面,显示了共性、同一性、统一性,构成了聚力;这就达到了张力与聚力的对生性统一。但这种统一,有着非平衡自由的特性。它靠增长的等时等量来调和变化,达到统一,从而消融、减弱、模糊了增长的差异与个性,形成相似性、相近性甚至同一性。其同一性的获得,是以差异性的损失为代价的,其共性的生成与增长是以个性的削弱与降低为前提的,其稳定性的萌发是以变化性的淡化为基础的。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形,虽然造就了生态美各组成部分的共性、同一性、稳定性、统一性与个性、差异性、变化性、丰富性之间的趋和,使矛盾的对立面达到协调与统一,但这是用抑此扬彼、水落石出的方式造成的,而不是靠水涨船高、耦合并进的方式生成的,未把共生与整生的生态格局、生态关系、生态规律、生态目的包蕴其中,形成的是张力依存聚力的结构统一,从而还停留在依生性形式的框架里。其结果,对生的双方都很难充分发展,作为个性、差异性、变化性、丰富性的矛盾一方,为成就自己的对立面,还产生了负增长,这就影响了双方统一而成的生态和谐的质、值、量、度。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主张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3]14}中国儒家哲学和美学推崇“中庸之道”,主张“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剂也”,^{[4]《昭公二十年》}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论语·八佾》},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6]《中庸》}。这均和匀生相通,都可以作为理论成分,融化在匀生的本质结构中。这类中和、调和、渐变所共生的匀生之美,是由于现实的生态结构、生态关系尚未促成个性与共性协调地、充分地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打上了古代性的痕迹。在过去时代,它们可能是最高的审美理想或曰生态形式美理想,在追求非线性生态和谐形式的当代人眼里,这些经典潜含的复杂性统一的意义得以显现,成了产生新的生态形式美理想的土壤。

(三) 结构张力依从结构聚力的形式美

生态系统矛盾中和结构的稳态存在,显示出衡生的形式美。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矛盾对生关系,是形成与维系整体结构衡态存在的机制。系统各部分是个体存在和整体性、整体化存在的统一。为保持自身个体存在的相对独立性,它与别的部分相离相拒,甚或相克相抑;为实现自身的整体性和整体化存在,它和其他部分相合相和,相生相长;两方面辩证统一,形成衡态的系统生存性。在中国传统哲学里,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形成生态结构均匀分布稳态布局的衡生。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也在相生相克中,维系了矛盾中和的衡态存在。衡生的生态美形式,是矛盾双方耦合并存的生态结构、相生相克的生态关系、对立中和的生态格局以及均衡、对称、对立统一等形式美规律的整合性统一。

在这一生态形式美中,矛盾对立形成结构张力,矛盾中和形成结构聚力,形成了结构张力走向结构聚力的生态运动,构成了结构张力依从结构聚力的整体生态关系和生态格局。从静态结果看,它的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是对称的、平衡的;从动态过程看,其结构张力消融在结构聚力里,形成的是非平衡的统一;从本质看,它还是属于结构聚力性形式美。像中国封建社会,在矛盾对立和矛盾中和的循环中,形成了超稳态存在的衡生结构。

共生与齐生体现了结构张力对结构聚力的依从,匀生显示了结构张力对结构聚力的依存,衡生表征了结构张力对结构聚力的依从,标划出一条从依

生化走向依生态抵达依生性的逻辑与历史统一发展的轨迹;从中可以看出依生质在逐步减弱,生态线性有序的特征在逐步淡化,静态中和的意义在逐步消散;呈现出突破依生的框架,向非线性有序和复杂性中和领域发展的趋向。当然,这仅仅还是一种发展的趋向,一种变化的起点,从本质上看,它们还处在依生的线性中和的古代时空里和逻辑疆域中。

二、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 竞生的祛形式

生态美的形式,需要以竞生的方式来历史地、逻辑地发展结构张力,为其后结构张力与聚力的协调并进、复杂性中和做准备。

生态结构的张力与聚力竞生的审美形式,是一种通过祛有序、祛和谐以达到祛形式的“形式”。祛形式是一个逻辑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结构张力抗拒与冲击结构聚力,二是结构张力否定取代结构聚力,三是结构张力冲决解构结构聚力,冲决解构形式,完成祛形式。与之相应,形成了生态审美对象丑怪的失序形式、荒诞的反序形式、虚幻的非序形式。从中可以看出结构张力递增、竞生性依次强化、祛形式愈演愈烈的态势。

(一)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竞生的失序形式

失序的形式是崇高型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是祛形式的起点。生态崇高的内容形成于近代以来的主体,历史地改变客体化的生态结构,进而建构主体化生态结构的行程与趋向中,失序的审美形式随之而生。在客体化生态结构的改变中,在客体上位的生态关系的变换里,结构的聚力在消减,张力在增加,形成了偏于结构张力的竞生性形式。由于个别性、差异性、变化性、丰富性强烈地对抗与冲击共性、同一性、稳定性、统一性,从而造就了结构的震荡、扭曲、变形、破裂,造就了生态结构的失序和形式的丑陋,生态美的形式失去了以往的和谐之美。由于两种结构力的竞生,导致崇高的主体性生态结构,不管是现实形态的,还是趋向形态的,在失去生态秩序后,都呈现出震荡摇晃、扭曲变形、似决欲开、似破欲裂的丑陋怪异的祛形式特征。

在这种失去生态秩序的形式中,生态结构的张力与聚力的对生,表现为双方对立冲突的竞生。在竞生中,结构张力冲击、抗拒结构的聚力,形成偏于结构张力的非稳定、非平衡、非中和的生态结构,生发了张力性形式,显示了祛形式,唤起了欣赏者震惊、新奇、怪异的美感,并在痛感中潜生暗增着快感,

形成丰富多样的生态美感享受。

(二)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竞生的反序形式

生态反序的形式是悲剧性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是祛形式的发展。在这类生态审美对象中,主体的感性潜能在对生性实现中,否定了主体的理性潜能,否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形成了主体感性化的生态结构,即非理性的生态结构。这是一个否定聚力的张力结构。作为张力的个性、差异性、变化性、丰富性,在竞生性对生中否定与放逐了共性、同一性、稳定性、统一性,形成了随意杂陈、无机拼凑的反序结构。各部分的生态关系全是偶然的、随机的、倒错的、变幻无居的、荒谬绝伦的、不可理喻的。无法找到它们之间的生态联系性、生态稳定性、生态规律性,有的只是共属非理性的同一性与统一性。理性的聚力被感性的张力驱走了,维系生态结构的理性聚力被感性的张力取代了,感性的张力同时行使感性的聚力,把同属非理性的各部分“结构”成非稳定的反序状态。这样的形式恰好承载了非理性的主体化的生态审美内容。

生态审美对象的反序结构,是非理性的主体在竞生中同化客体后形成的主体化生态结构,它否定了崇高,否定了崇高理性形态的主体性生态结构,或曰趋向性的理性化主体生态结构,建构起了一统天下的张力化生态结构。这是一个非组织的生态结构,但它还是一个结构,它的结构性体现在感性主体化的整体性,或非理性主体化的整体性。

生态审美对象的反序结构是聚力依同张力的结构。感性的聚力,即各部分共属非理性的同一性与统一性是隐态的,是以张力的形式出现的,从而形成了更加偏于结构张力的形式,或曰张力态的形式,祛形式的形式。

(三)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竞生的非序形式

生态非序的形式,是生态系统失去结构的形式,是祛形式抵达顶端后出现的无形式。无形式是喜剧性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是典型的祛形式。生态悲剧解构了生态崇高,生态喜剧解构了生态悲剧,解构了非理性的主体化生态结构,使同一于和统一于感性主体的整体生态结构断裂了、解构了,成为一堆碎片,完成了祛形式。生态结构的张力在与聚力的竞生性对生中,彻底地解构了聚力,形成了非结构的纯张力“形式”,即张力化形式,或曰祛形式后的形式。而这样的“形式”,也正好托带了无客体关联与确证的“非主体”生态审美内容,以及无主体关联与确证的“非客体”生态审美内容,即游离飘忽的、恍

恍惚的、似有若无的、似是而非的、无根无据的“非主体”或“非客体”的“虚无”性生态审美内容,“无形式”与“虚无”的内容是如此匹配与对应的统一,显示了生态审美内容、生态审美整体对生态审美形式的范生性,确证了近代主体性审美文化系统生发的态势。

近代以来,生态审美对象偏于结构张力的形式,高度发展了结构张力,在创新与拓展审美信息,使之高度独特怪异奇幻,增加与创造审美吸力方面,确实有所贡献,但它起码在三个方面违背了生态美的形式特别是生态形式美的规律:一是结构张力与聚力的整体关系未处理好。两者本是矛盾的统一,近代以来的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片面强化了它们的对立关系,忽略甚或否定了它们的同一性,让张力冲决、否定、取代、解构聚力,使生态美的形式一步一步地消减、丧失了生态形式美,最终沦为无形式;二是结构张力与聚力未协同发展。二者本应是耦合并生的关系,张力发展到那里,聚力随之到那里,实现结构的发展性与整体性的同步统一。然近代以来,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是单兵突进的,张力与聚力未“比翼齐飞”;三是结构的聚力未内化为张力。高度统一的张力与聚力,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聚力内在于张力中,使张力化他律为自律,从而随心所欲不逾矩,达到自由自然发展的境界。这些审美缺失,是片面的深刻造成的,它为现当代以及未来的生态美形式既提供了综合的基础,又留下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当然,近代以来的主体并非着意建构失序、反序、无序的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而是主客体潜能失控的竞生使然的。近代以来的主体意欲通过竞生产生的结构张力,去改变客体首位的聚力性生态结构,形成主体自由的生态结构。然主客双方持续展开的竞生性对生,使主体化的生态结构,在失控的张力中走向了生态自由的悖论:从非规律非目的,到反规律反目的,最后到无规律无目的。近代以来生态审美对象的形式,基于对这样的非自由的生态结构的抽象,势必是张力性、张力态和张力化的,失序、反序与非序的,失和、反和、非和的,丑的、怪的、虚的,总而言之,是祛形式的。

三、结构聚力与结构张力整生的非线性中和形式

现当代以及未来的生态形式美,追求复杂性生态有序,形成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整生非线性中和

的理想。历史地看,生态结构的聚力化运动,形成线性有序的生态形式美;生态结构的张力化运动,形成失序的祛形式;生态结构张力化与聚力化耦合并进的生态运动,形成非线性有序复杂性中和的形式美。经由了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运动,后者形成了对前两者的综合与超越。生态非线性有序,是有序与无序共生的更为深刻的有序,更为高级的有序,是抽象与反映生态系统整生的结构、整生的关系、整生的规律所形成的形式美,是对古代线性中和的螺旋复归。

在生态发展中,共和是共生的基础,共生是整生的初级形态,整生包容了共和与共生。非线性生态中和的形式美,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三个递进的生态位: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共和态——耦合对生;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共生生态——动态衡生;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整生态——良性环生。随着生态位的升级,其非线性生态中和的特质在提高。

(一)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共和态形式

生命体相生互发,生态结构各层次互为因果,构成了耦合对生的生态格局、生态关系与生态规律、生态目的,推进了生态美形式的生发。像人类审美场这一生态系统,就是在多重对生中形成与发展理论结构的。首先是主客体审美潜能的环向对生,形成审美欣赏、批评、研究、创造活动圈。审美活动圈的运转,生发审美氛围,审美氛围升华为审美范式;审美范式范生审美氛围,审美氛围规范审美活动圈的运转。这三大层次回环往复的对生,构成了审美场的生发格局与生发规律,构成了审美场张力与聚力平等共和的形式美。对生,是基础的生态关系、生态格局、生态规律、生态目的,诸如衡生、共生、环生、整生都是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如耦合对生、动态衡生、良性环生等生态形式美,也是以它为前提,生发更高层次的生态格局、生态规律、生态目的,整合相应的形式美规律所构成的。

耦合对生的动态中和质突出,它统合提升主次统一、多样统一、对立统一,并派生出相应的审美样态,形成了隶属于它的范畴系列。

由主次统一的一般形式,发展出主次对生的生态美形式,改变了结构的生态关系以及生态结构的运动方式。主次统一本是一种依生性结构关系,即次要部分统一于、依同于主要部分。主次对生则调整了生态位与生态关系:主要部分居主导地位,各次要部分居主体地位,形成了动态平衡性;两者在相生互发耦合并进中共成整体质,一改依从依存依同的

关系,一改整体质是主要部分质之放大的格局。主次对生,更使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走向平衡而协同的中和运动,形成了非线性有序,超越了线性有序的主次统一。像人的脑袋作为结构主体,处在人体的正中且最高处,与距离适中的躯干四肢构成了主次对生关系。脑袋统领躯干四肢,躯干四肢支撑大脑,并协调地响应与完成大脑的指令,构成了张力与聚力耦合对生的非线性中和的形式美。

由多样统一的一般形式走向多样对生的生态美形式,其整生质也是非线性中和态的。它靠组成整体的各部分同异兼具、同异充分、同异相称、同异互补、同异互进以及和异生同、长异增同等种种辩证性生态关系构成,即靠同异双方的耦合对生而成。一个生态系统,其组成部分越多样越好,因为它是造成充分的“同”与充分的“异”及其对生共进的基础。这多样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求质、性、形各异,并“异”得越独特、新奇、怪诞越好,越不重复与相似越好,以此取得充分发展的“张力”;另一方面则要求相互间有着充分的共同性,有着紧密而多样的内在联系,形成与“张力”动态匹配耦合共进的“聚力”。在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里,雄伟的山河、千古的风流人物、作者俯对大千的豪性、词人终结历史的壮志,形成了充分的多样性与互不重复的个别性,然而这些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丰富的同一性,对生了中和质:雄放的审美基调。这种多样对生的统一,是对异质共生和多质整生的生态规律的包含与表达,深得结构张力与聚力内在亲和的肌理。张力与聚力互为因果的对生,使多样对生的生态美形式相当宽和、协和与中和。

矛盾对生的形式,作为耦合对生的生态形式美的样式,更明显地具备了历史非线性结晶的辩证中和性。它从依生性与竞生性形式的整合而出,形成了对立双方相互依存、彼此促成、耦合并进的生态格局和生态规律。这是一种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更为同步共生与共进的生态格局,是一种更深刻的相反相和、相反相成、相反相进的生态联系与生态规律,是升华了对立统一的形式美规律的审美形式。其整体的各部分,形成十分矛盾的对立面,构成鲜明的差异性与对抗性,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完全相反的强烈对抗的审美个性,持续生发出高质、高量、高值的结构张力;它们又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相互促成以及共成新质的内部关系,以生成十分巨大的结构聚力,和“张力”同步平衡,形成动态中和的非线性有序结构。像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鼎立,构成

了矛盾对生的结构,形成了生态系统动态稳定整体中和的审美形式。

由对立统一升华的矛盾对生,双方“水涨船高”,对抗性与同一性同步产生,耦合前进,其张力与聚力达到了同步的、动态的匹配与对应。这就避免了结构张力先于结构聚力所形成的结构震荡,也避免了结构聚力先于结构张力的系统增熵,促成了生态结构持续中和地发展。上述耦合对生的诸种非线性中和形式,相应地重组与升华了主次统一、多样统一、对立统一的一般形式美,形成了高于后者的审美品格。主次统一、多样统一、对立统一的形式美,在张力与聚力的兼具中,实现了张力与聚力的统一,具备了非线性和谐的特征,超越了结构聚力性的线性有序形式。然它是从结构张力走向结构聚力的形式,是结构张力统一于结构聚力的形式,未像多样对生、主次对生、矛盾对生那样,在矛盾双方和矛盾多方的耦合对生中,同步地发展结构的张力与聚力,同步地生成与生长着非线性有序,未能步入非线性中和之境。它们是继起的主次对生、多样对生、矛盾对生的生态形式美的基础与前提。

(二)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共生的中和形式

动态衡生的生态美形式,是生态平衡的生态结构与关系、生态规律与目的跟相应的形式美的整合发展,生态规律与审美规律的中和性更为突出。

生态系统动态衡生的形式与稳态发展的规律和目的互为表里。一个稳定发展的生态系统,是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均充分发展并且平衡统一的结果。如果它的结构张力大大地超出结构聚力,将无法保持动态平衡,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也就无所谓整体存在或曰系统生存了。反过来,要是它的结构聚力大大地超过张力,也会使系统失去动态平衡,在弹性与活力的逐步减少中,在熵的增加中,可兼容性、可融通性、可变化性、可持续发展性的自由空间被压缩,整体不可避免地走向沉寂与僵死。张力与聚力的协同而匹配的发展,是造就整体结构动态衡生的机制。

动态衡生作为更高层面的生态美形式,以耦合对生为生发机制,是耦合对生的深邃化和具体化。像耦合对生的最高形态:矛盾对生,就不仅仅是一味地相克相抑、相争相斗,因系统整生关系的规范,它还有着更深刻的一面:相容相通与相生相长。这种相克相抑与相容相通、相争相斗与相生相长的辩证统一,可构成整体结构的动态衡生之美。其非线性中和的特质更为内在与深远。

多样对生也趋向动态衡生。多质多层次的局部,存乎生态多样性的整体,在网络般的相互交换与对生中,耗散旧质,接纳新质,成为动态平衡的耗散结构,进而促成整体的动态衡生。动态衡生还有着多样的生成机制,其中竞生尤为重要与关键。共生是整体生成的机制,衡生是整体稳定生存与生长的机制,竞生是整体发展的机制。在共生背景中生发的竞生各方,于耦合并进中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相互超越,持续地创造与生发整体中和的新质,更加成为整体稳定发展或曰动态衡生的机制。

有机系统中的竞生,或曰处在共生关系中的竞生,是相克相抑与相生相长、相争相斗和相胜相赢的统一。相克相抑与相生相长结合,构成整体动态稳定的生存,奠定了整体稳定发展的基础。相克相抑与相生相长、相争相斗与相胜相赢的一体化运动,则进一步形成了整体的稳定发展,形成了更深刻、更复杂、更系统的非线性有序的生态关系,构成了系统的衡态生长,显示出动态中和性。

生态平衡的生态结构、生态关系、生态规律、生态目的与动态平衡的形式美多位一体,构成了动态衡生的中和形式。动态衡生吸收融会并升华了动态平衡非平衡的平衡、不稳定的稳定的精髓,成为更富生机与灵性的审美形态。非平衡的平衡是以局部的不平衡来达到整体的平衡。局部的不平衡显示出个性、差异、变化、丰富,生成张力;整体的平衡则形成共性、同一性、稳定性、统一性,产生聚力;两者对生,可达动态中和,成为非线性中和的要素。郭沫若题写的“广西民族学院”校牌,诸字俯仰向背,争奇斗怪,然在左顾右盼、前呼后应的系统性聚合里,此轻彼重、此收彼放的一体化关联中,实现了局部显奇显怪,整体见雅见正,创造出动态衡生的非线性中和的过程之美。

在不稳定的稳定中,整体各部分数量是不相等的,空间分布是不平衡的,造就倾斜与变化,形成个性及其多样性,产生了较大的张力;然其空间尺度的处理和比例关系的调配是有机的,实现了稳定,产生了聚力,形成了动态衡生之美。像桂林城区山水,以独秀峰为核心,北面的叠彩山、宝鸡山、老人山等一派密集,分量很重,且离中心很近;南面象鼻山、南溪山等十分稀疏,分量较轻,并离中心较远。这就形成了南远北近、南轻北重的倾斜格局,仿佛极不稳定。但从生态审美的视角仔细揣摩,它又在动态中达到了张力与聚力的对生性平衡、非线性中和。这就像一杆秤,以秤的提索为中心,如所称之物与秤砣相

等,则形成等距的平衡;要是所称之物轻,则秤砣离秤索远,构成不规则的稳定,超常态稳定,即动态稳定,在非线性中和里给人动态衡生的美感。

非稳定的稳定、非平衡的平衡,是非线性世界的秩序性的反映。动态衡生整合了它,也就有着很高的生态审美质。动态平衡和前述主次统一、多样统一、对立统一的形式美不一样,它形成的是矛盾各方衡态共存与共进的格局,而不是结构张力走向结构聚力的形式。这说明在生发非线性中和的前提与基础方面,动态衡生优于耦合并生。动态衡生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整合了共生所规约的竞生规律,囊括了共生框架中的竞生结构,形成了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相争相胜的并进,其结构关系和结构运动更有稳态的活性,更有灵动的平衡,体现了更深刻的生态辩证法,存积了更充分的非线性中和的特质。

动态衡生与匀生都以“巧妙”的布局来协调整体结构的中和关系,效应是不一样的。前者在“协调”中,张力和聚力都在增值,都在耦合并生,都在动态对应和“积极对应”,都在持续对生中和的整体质;后者在“协调”中,仅是聚力在增值,张力则在减值,聚力通过抵制、削弱张力来增值,实现的是消极的平衡、匹配与中和。动态衡生与匀生也就有了不同时代的生态审美特征了。

动态平衡的形式美,和生态平衡的生态结构与关系、生态规律与目的有着天然的亲和性,所共生的动态衡生的生态美形式,也就趋向了化工般的艺术境界。

(三) 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整生的中和形式

生态系统的各部分,在按序生发中回还往复,构成良性循环、螺旋提升的稳态发展结构。良性环生的非线性中和的生态美形式,首先是对这种生态结构的抽象,也就有了坚实的生态学基础。

良性环生还进而实现了生态结构、生态规律、审美形式的三位一体,是生态性与审美性完备结合的整生性中和形式。生态圈是生态系统整体存在的形式,良性循环是其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其结构张力与聚力衡性持续对生与耦合并进的形态,是其动态平衡的机制。正因此,良性环生实现了生态系统基本的生态结构、基本的生态关系、基本的生态规律、基本的生态目的、重要的形式美规律的天然合一,成为整生性中和的形式美。

良性环生还层次分明地整合了各种非线性有序的生态美形式。良性环生圈上的每一个生态位,都是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耦合对生的中和态。良性环

生圈的逐位移动,都是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耦合环进态。良性环生圈的每一次循环,都构成了整体结构新的动态衡生。良性环生在耦合并生和动态衡生的持续中生成与发展,是后两者共成的形式,是包含后两者并超越后两者的形式。

良性环生的动力机制是有序的竞生。良性环生圈中的竞生,关联着相生,受范于共生,趋向于整生,是一种张力与聚力在对应耦合中圈进旋升的竞生,是一种在无序中生发有序的竞生,是通过无序提升有序的竞生,从而构成了丰富而系统的生生不息的非线性中和。

良性环生的最高形态是立体环进。立体环进是对网走周流的生态格局、生态联系、生态运动的抽象,是对生态网络纵横生发的结构方式、立体圈升的运行方式的提取,成为包蕴所有非线性有序形式的形式。立体环升是纵横网生和一般的良性环生的统一,是纵横网生的格局以良性环生的方式运行所显现的生态形式美。

在生态系统中,各物种彼此关联,物质、能量、信息周流不息,形成了生态网络结构。在物质、能量、信息的网状周流中,生态系统的整体新质不断地被各物种共同生发后,又不断地范生各物种的类型质和各物种个体的个性质,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了整体质、类型质和个性质的持续不断的纵横网生。这就在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双向往复的运行中,立体地推进了生态结构的动态平衡,形成了立体圈进旋升的四维时空发展的生态模式。

纵横网生的两种主要形式都是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同步发展耦合并进的。各物种个体的个别性和群体的类型性,在网络化对生中“以万生一”,形成系统新质。整生系统新质的过程,是结构张力和结构聚力耦合并进的过程,是整体结构非线性中和的过程。整生系统新质的结果,是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耦合并生的效应,是整体结构非线性中和的结晶。整体新质形成后,向成就它的网络系统回生,向网状关联的各物种群体与个体回生,使后者分有进而发展系统新的规定性,构成“以一生万”的网络整生。各物种的群体与个体,分有系统新质,生发了结构聚力;发展了系统新质,展开了结构张力;在分有中发展系统新质,则实现了结构聚力与结构张力的耦合并进,新化了非线性中和的整体结构。

纵横网生所形成的立体推进、四维时空发展的生态系统,以生态循环的序性运行,成为最高的非线性中和的生态美形式的原型,促使良性环生的生态

形式美生发出最高的质态: 立体圈进旋升。它的生态关系是相当和谐的: 结构聚力是特征独具、个性各异的各种群体和个体网态整生的, 当它范生各物种的新特征与新个性, 也就特别亲和, 张力与聚力的统一也就十分自然与内在。再有, 网态传输使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生发与统一走向每个生态位, 达到了最高程度的整生化。这就实现了整体的稳态发展与平衡发展的高度统一, 导致生态系统的抗震荡性、抗倾斜性、抗失衡性的机制很好, 能够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和发展, 并凭此拓展了非线性有序的生态美形式的核心本质: 在和与不和中以及不而和而中, 显出动态中和、复杂性中和、非线性中和。

良性环生特别是立体环升, 是生态系统整体生发的审美形式, 是最具整生性的审美形式, 只有它才能表征与托载天人一体的全球旋进甚或宇宙环升的生态系统的美。

非线性中和的生态形式美, 特别是它的高端形态良性环生, 形成了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更有意蕴性, 更具时空运动性, 更富复杂的中和性。非线性中和的生态形式美为生态格局、生态关系、生态规律、生态目的、一般形式美所共生所共组, 达到了真善美益宜的统一, 构成了内容化的形式, 有着丰厚的审美意味。一般形式美, 从生态视角看, 也源于对真善美益宜的生态结构的抽象与升华, 但在生成的过程中, 形成了审美距离, 淡化了、模糊了、隐去了生态结构的丰厚意味, 仅存在形式规律的意味。其作为形式本身的审美蕴含也就不及非线性中和的生态形式美

了。整生态的非线性中和的形式美, 是对立体环进的生态格局及其所含生态规律、生态目的和相应的形式美多位一体的标举, 具备共时与历时统一特性, 有着四维时空圈行的表征, 动感与活性很强。一般形式美, 主要是对共时的生态结构的抽象, 是对动态结构的静态凝聚与瞬间照取, 其时空运动性也就等而下之了。非线性中和的生态形式美, 基于结构张力与结构聚力的耦合对生, 达到了内外结构以及整体结构鲜明突出的动态中和性, 构成了多种要素的共和态、共生生态特别是整生态的复杂性中和。一般形式美的对称、齐一、均衡以及线性有序的生态形式美具备外部形态的中和性, 然而活性、深刻性、普遍性、复杂性明显不足。

凭借上述特征, 辩证生长的生态美形式, 延续发展和超越了一般形式美, 成为形式美的当代形态和主流形态, 从一个侧面表征了审美范式的转换, 预告了生态审美时代的到来。

[参 考 文 献]

- [1] 曾永成. 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导论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 [2] 左丘明. 国语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3] 尼柯玛赫. 数学 [M] //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 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4] 左传 [M] // 十三经注疏: 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5] 杨伯峻. 论语译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6] 礼记 [M] // 十三经注疏: 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责任编辑 杨 军]

Towards Nonlinear Neutralization

——Growth of the Form of Ecological Beauty

YUAN Ding-sheng

(Guangxi University of National Minorities, Nanning 530006, Guangxi)

Abstract: Structure is the subject of form and vehicle of other formal factors. The aesthetic character of form depends mainl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uctural forces. The teleonomy, communality, unarity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 generate its structural cohesion whereas its fertility, individuality,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ability make its structural tension. When structural tension adhered to cohesion, a linear and sequential beauty of ecological form resulted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when tension deconstructs cohesion, the formless disorder results in modern times. A concordance of cohesion and tens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non-linear beauty of ecological form. Hence a logical growth of forms of ecological beauty in history.

Key Words: form of ecological beauty; ecological order; ecological disorder; nonlinear neutralization